

没有过去 的男人

钟立风

最后他们终于明白
从来未来都是由过去变来
他们都已经没了过去
于是他们双双投入大海

流连在那条日落中忧伤的街
走过了飘着雪花的草原
一直走到城市最远处的灯火
火光照亮了前面的大海

没有过去
的男人

钟
立
风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过去的男人 / 钟立风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495-1368-0

I. ①没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9224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: 271100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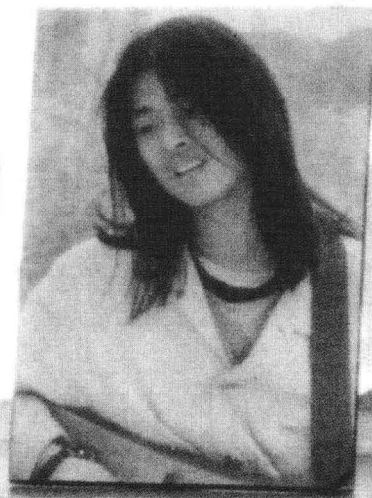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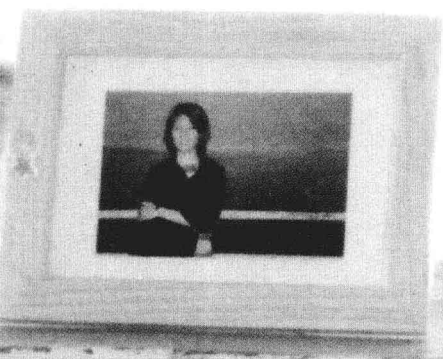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 9.5 字数: 120千字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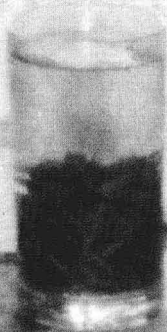


90年代

工业摇滚浅论

丛林中的

漫谈 Jungle 音乐



照片拍摄于二〇〇一年冬天。那时候已写歌、唱歌好些年了。突然有一天觉得内心另有一些隐秘又欢畅的情感和故事，没法用一首歌的长度和形式表达出来，于是开始了安静而疯狂的写作。右手的胳膊肘子轻靠在电暖气片上，取暖——那是后海、宋庆龄故居附近的一个居民筒子楼，冬天没有暖气，门窗还有些漏风，但那里有最好的风景——推开窗户就是后海，春天有野鸭子；冬天有轻盈的滑冰者；夏天、秋天有朋友从银锭桥那边划船过来，在窗户底下大声喊我，叫我下去一起喂野鸭子或吃饭，将我从长久的虚构中拉回到可爱的现实。

那段时光虽清贫，也感觉前途无望，但心里却异常的安全和踏实。这份安定悠然，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阅读和书写带给我的。一片暖气、一杯清茶、几声鸽哨，很快一天就过去了。夜晚，我时常和自己创作出的人、事、风景见面、相谈。清晨醒来，梦还未走远，心里存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。这无法言说的幸福，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。

自序

每天早上，妻子上班，我跟她一起起来。妻子出门后，我“每日相同”的一天也就开始了。

某年除夕，看到杜甫的一首诗《客至》，读到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这两句时，突然兴之所至，现在想起来确属冒犯：我将诗圣的这两句诗，分别去掉两个字，无限兴奋地动手写了一副对联，贴在门上，迎新春——花径缘客扫，蓬门为君开。还不忘写个横批：季节之旅。仿佛即便每日囚居家里，也要让自己展开如同季节一样的旅行；也期盼有人踩着季节的节拍敲开我的房门。

可是，即便改了诗句、写了对联，一年到头依旧还是门房寂静，无事发生。于是难免心生孤寂。忽又想，杜甫写这首诗时，心里也许也有孤独。正因孤寂，所以期盼！期盼好人好事，好风日。想到这儿，心就自然。每日里，也就跟随着日常生活的安静和寻常。只是，日子久了，我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

基于此，难免想要抒发和表达。以往借助音乐，音乐清明而流动；后来加以文字，文字隐秘而舒展。只是很多时候自己对要书写的东西毫无觉察、无所知晓，只是觉得“此时此刻”内心涌动，无法停息，唯有安坐下来，摊开本子拿起笔。然而，一切就绪后，仿佛是“笔”自己在

寻路前行，它完全知道在哪儿停歇，在哪儿不语，在哪儿设伏，在哪儿迷失，又在哪儿终止。

所以跟音乐创作一样，文字写作对我来说，既是“无心”也是“有意”。好似是自己幸运，得到了一种神秘的赐予。等到一篇文章完成之后，才知道不仅仅只是涌动和表达，更多的是开启与释放。使得内心的多余、不堪得到清理；欲念、不安得以平静。如此一来，之前期盼的好人好事好风日，通过文字的书写，也就如约而至了。

写作，犹如带着一种笨拙的轻快，缓缓展开一场未知的旅行。旅行的意义，不只是抵达预设好的目的地，而是全身心投入旅程中的每一时刻。而途中的一草一木、一梦一歌，跟事先相约好了似的，引领着你前去不同的地方，使你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和写作一样，旅程的终点，往往也不是最初的设想。甚至，在行经过程中根本不记得原来还有什么设想！仿佛人生也是这样如真似幻，无法确定。就像作家张宗子说：“有时候，你以为的归宿，其实只是过渡；你以为的过渡，其实就是归宿。”

同上一本书《像艳遇一样忧伤》一样，这本书的写作，也是寻常生活里一次次由笔牵引的“旅行”和“找寻”。在这样的“旅行”和“找寻”中，我一次次地体会着幸福和快感、满足和轻快、舒畅和自由。当然，我也时常走出“门房寂静”来到“热闹凡俗”里。

凡俗的一切我都热爱。虽然我也同意《圣经》里说的：日光底下，并无新事。但对于很多世俗凡物我依旧有着冲动和新奇。吮吸拥抱之后，

我与它们道别，有时也把它们带回家。

而当我从外面归来，看见门上的对联，有时我会冷不丁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：门内的这位老兄定是孤寂坏了，才会如此大胆改掉杜工部的诗句，以此召唤美好人事翩然而至。终于，这日有人敲响他的孤寂之门了。这，该多么令他雀跃欢欣啊！

或者，我实在不忍长此以往门内的寂静冷清，只有出此下策：把自己扮作两个人。这样一来，门口的对联终于就起到了作用，长久的期盼，终于有人应召而来，展开我们的季节之旅了！我乐于去想象、去体会一人分饰两角的寂寞与欢愉。

如此，我也就一时弄不明白究竟是哪个自己写下这些文章，而平淡无奇的现实就多了一份奇遇和梦幻的性质。“庄周梦蝶”、“柯勒律治之花”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唯有在亦真亦幻里才能获得最真实的心灵感受。

所以，不自觉地，我在旅行和写作的时候，也悄然地做起了梦。醒来，以为一切都是假的，却又感觉如此真切。想起费里尼说：梦是唯一的现实。

晚上，妻子下班回家，我给她读白日写的文章。她问：今天是不是有谁来过？

钟立风

2012年2月16日写于“乌鸦旅店”

目录

自序

i

· 无咎篇 ·

1

城市的忧虑和欢乐。情人。嫉妒。海的第三条岸。铁皮屋顶上的猫。

放一张表姐的照片。停电的快乐。滨海守墓人。念头。河流。

无调欢歌。黑猫。幻想乘街车旅行。卡夫卡与顾城。火车头。

痛苦的欢乐。结。平衡。错过。她说，我是破碎了的啊……

兰花。苦相。南风。假面。你是水手吗？佩兰。石头记。狮子座。

失败。夜晚的顺序。中孚。石头旅行记。无题。夏花。结婚。

一颗如此悲伤的心。银铃。再见，裸泳者。最聪明的笨蛋。做饭男。

新生。不一定。再见，土拨鼠。丈夫。虚惊一场。妻子。飞鸟和鱼。

行走的最佳方式。麻烦。遗失的帽子。凡心生出。

鼻子。从摇篮到坟墓。

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西斜的日头啊，滋润的风。大贵若白。带你起飞的女人，诗篇与少年。冬不拉和米隆加。

冬天里来唱情歌。混淆的快乐。翻越凤凰岭。孤独的癖好。

黄昏叙事曲。她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调情，但她闲聊。转变。

盲人驾驶员。你若寻我，我在人情最浓处。玫瑰色沙漏。

母亲的怀中，是个蓝蓝的海洋。女人的衣柜。一个唱，一个不唱。

情事。文艺女青年症候群。西窗天使。吟哦。走丢的大象。

悲喜三级片。在西直门桥上跳舞。万象。向左走，向右走。

友谊与爱情。雨，你们雨。迷路。抓住他。迷失铜锣湾。

乌镇记忆。爱比死更冷。向昨日告别。走去城市最远处的灯火。

念木心：长途跋涉后的返璞归真。寻找卡夫卡。

生活、电影、梦境和剃须刀。单是有着。

· 有常篇 ·

123

被风卷走的毡帽。狗脸的岁月。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吉他与纸牌。
骆驼。没有爱情的女人。秘密歌唱。你试探我？鸟。寻找乌尔里卡。
高潮的旗帜。三个人的罗曼史。失踪者。16岁的眼泪。
码头上响起汽笛。谁它的新主人？四月愚人节。送你一把钥匙。
走后门。旋转。匕首与玫瑰。沿着鸽子的哨声我找到了你。遥远。
一次无中生有的拔河比赛。夏天的滋味。城市牧羊人。冬天的舞步。
我喜欢私奔，和我自己。相同的另一个女人。犹豫的选手。一个打水漂的人。
很傻，很天真。孔雀之死。

· 至柔篇 ·

279

歌唱里的一三两句私房话。

无咎篇

城市的忧虑和欢乐 |

很快，他就从忧虑里挣脱了出来，投入到欢乐之中。

忧虑是不是消沉了的欢乐？

欢乐是不是忧虑的短暂过渡？

这么说来，他也就无所谓挣脱不挣脱的了。

就好像一根烟。你吸掉它，或者不吸，都是一根烟。

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。

人也一样，

Borges 有诗云：

“死亡是活过的生命，生命是临近的死亡。”

可是，假如，你把这根烟递给了另一个人。

抑或，你摸索半天没有找到这根烟……

你知道，他多么热爱他所生活的这座城市。

在忧虑和欢乐之际，他游刃有余。

情人 |

你从远方赶来
素馨与忍冬的香味
问我：你在爱了，你在爱了？
院中麻雀乱嘀咕
门外蜻蜓齐飞舞

你从远方赶来
给我带来的岂止是
使我忘却寂寞
从而又拾得更多寂寞的
纷纷扬扬
贪得无厌的姿势啊

嫉妒 |

杜小丽将她的亲密男友——宠物医生马克一脚蹬掉，并且毫无情面地将他送上了法庭——“虐待动物罪”。原来马克擅作主张，在一个杜小丽外出的日子，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将丽丽那头壮美、性感的西班牙公犬阉了。马克嫉妒心极强。

海的第三条岸

——2010年夏天“海的第三条岸”沿海城市演出留念 |

我和你
还有雨来
看到大海
会发呆又发疯，过后便开始
什么也不想那样——去想念一个人

一个念头
在海鸟飞远
甲板上的陌生人抽泣时
升起
恰好这时
听到有人在
海的第三条岸
唱歌

铁皮屋顶上的猫 |

铁皮屋顶上有一只漂亮大猫。我叫它下来，它不听。骄傲得不得了。我搬到这边都快三年了，它就一直在屋顶上帝王般走来走去。为了让它下来，我曾经费尽心力把一只发情的小母猫抱上屋顶请它交配——它无所顾忌却又漫不经心地得到好处后，还是不肯下来。

放大一张表姐的照片

——记一次童年出行 |

“你要把我带去什么地方？亲爱的车长。”

“你想去哪儿？现在我的心情非常好，请您吩咐，亲爱的朋友。”车长道。

“好，太棒了！我想去看我的外婆和表姐。不过，您得调转车头，然后往南行驶。”

“掉转车头？往南驶？这怎么行！即使我同意，别的朋友也不答应啊。”

“同意，同意！现在我们的心情非常好，好极了！”全体乘客大声道。然后，一路高歌，其乐融融，掉转车头，往南驶去。

“能帮我搞张你表姐的照片吗？我想把它放大。”快至外婆家的时候，身旁一个模样怪异的八字胡旅客问我。

放大一张表姐的照片？我很是疑惑，可是看着身旁八字胡的目光是那样的坚定和渴望，并且相当严肃正派。

“好的，我去搞！”

停电的快乐 |

你刚把莫扎特的唱片塞进唱机，贴在墙上的巴赫照片便神经质地掉了下来。你手忙脚乱地把照片挂好，碰巧又停电了。你看见重新上墙后，一贯严肃的巴赫咧开嘴角乐了一下。